

电影《南京！南京！》执行导演首部长篇小说 陈建功 陈忠实 张抗抗 莫言 阿来 阎连科 麦家 王跃文 乔良 朱秀海十位名家为本书签名

童言『80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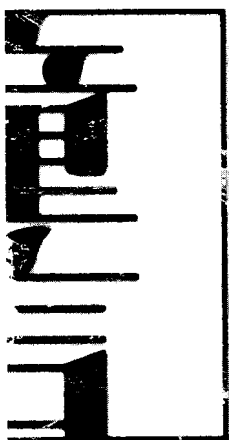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最具思想深度的超现实荒诞小说

李星 著



李星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言/李星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063 - 5241 - 3

I. ①童…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1317 号

童 言

作 者: 李 星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50 千

印张: 16

插页: 2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241 - 3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部队大院的童年，军人子弟的成长，使得这部青春小说别具一种情致与况味。而作者把叙述视角拉得很低，由八岁的“我”讲述了一群“小人物”的青涩往事，嬉闹里夹杂着困惑，欢乐里混合着忧伤。尤以语言的冷嘲热讽和倜傥不羁，使得这部同样出自于“80后”的作品充满人生的探赜与反讽的意趣，另树一帜，不同凡响。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李星堪为“80后”横空出世的一颗新星！我看好他，并由衷地为他拍手叫好。

——著名评论家白烨

《童言》足以证明李星不属于那种声名鹊起后已成人们固定印象的“80后”作者：他的强项恰好是他们的弱项——惟此确认李星出现的价值完全值得创作界和评论界认真看待。尤其值得圈点的是小说运用干净利落的叙事语言和历练早熟的故事讲法，使其老辣尔雅的叙事艺术富有张力，实现了上下两代、正邪二极、童心里外、情节和细节、叙事思维和抒情议论之间的细密吻合，由此派生出隔代相望的独特社会历史文化价值。

——著名评论家马相武

宏大叙事是“80后”这一代人成长的河床，世纪末的一场大决堤，让“80后”的精神获得痛快淋漓的泛滥，“80后”的写作沉浸在泛滥后的痛快中，而否决了曾经托着他们成长的河床，这几乎成为一种定势。李星也书写“泛滥”，但他一边书写“泛滥”，一边回望河床，因此他的《童言》在“80后”中就有了独树一帜的意义。

——著名评论家贺绍俊

成长这事就像长胡子，不疼不痒地暗自酝酿着。某一刻，让人面目全非。

十五年前我八岁，王小书也是八岁。但他比我大，因为他读了很多的书。

八岁时，我和王小书相遇在一个神秘的发射基地。这个发射基地位置偏远，全中国就数这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人口密度低于内蒙草原高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听大院看管煤炭的一个黑老头说，很久以前这里只是一片原始森林，解放后的某一年，国家要在这里创建一个秘密发射基地，于是无数身着绿色军装的人携带各种现代化机械秘密来到这里开山辟路，挥汗如雨。但也许是这个地方实在太过神秘了，身着绿色军装的现代愚公经常奇妙消失，比如某位刚刚发育好的对自己的身体还比较陌生的年轻人因为害羞，上厕所时跑到人眼难以偷窥的距离之外，藏于千年老树的树洞里为大自然贡献人类给养。这种流传千年的文明礼仪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当然是要倡导推广的，但在这个所有生物都不穿裤子的自然之地，此举实在比老太太吃避孕药还要浪费多余。藏在树洞里的年轻人因为排泄出了来自文明社会的齷齪气息，使得树洞里的原始居民大为不满，像地老鼠、小蚯蚓这样的动物看见一个白花花的屁股一般都会思量再三，最后只能忍气吞声，挖个洞把自己埋掉算了。而像毒蛇之类的暴脾气生物，闻见异味当然不爽，张嘴便咬，不把毒液排净绝不松口。最后的结果就是，伟大的人类犹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一般把自己的身躯捐献给了大地母亲；另一种情况就是当身穿绿色军装的人提着裤子从树洞里钻出来继续抡起大

斧创建发射基地时，一旦累了就会躺在树下盖上比人还大的树叶睡觉，醒来后却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迷失在浓雾之中，最后只能从社会主义回归到原始社会，披着兽皮，提个棍子做自己的森林之王。

森林不太欢迎人类的到来，失踪的人越来越多，比战争的消耗还要大。无奈迫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更多的人被输送到这里参加发射基地的建设，工程的进度却依旧缓慢。因为这里地处全球著名地震带的最活跃地段，大地母亲哆嗦两下简直比大白天出太阳还要平常，刚刚修好的发射架和实验室说坍塌就坍塌，一天地震个八次十次也不算新鲜。选这个地方建设发射基地简直如同在盲肠里安装消化系统——就是让你想不到！但更多身穿绿色军装的人还是被日夜不休的火车不断运到这里，森林也继续不厌其烦地吞噬着人类的生命。这件事就像一个重病的人在倾尽全力修一座永远建不好的坟墓，建好了也是死，这坟墓还不是给他预备的。而修建坟墓就是等待死亡的最好的方式，也是等待死亡的最好理由。只是这座永远也修不好的坟墓总是不断折磨着这个人的生命，比病魔还要可怕。这个人是离开这座坟墓然后死去，还是死在这座未完成的坟冢中？长大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始终觉得深奥无比，再想又觉无聊。

总之这个秘密发射基地的建设非常艰难，一直到美国人都登月好几回了还没建好。后来这个发射基地的建设终于喊停，可能是因为我们国家有了原子弹，让人带到美国点爆了一样好使，弄个导弹带着飞过去还挺贵的。消息传出，一些专家哭着喊着高举各种数据资料表示抗议；一些专家则写下万言调查报告上书北京，个别留有古风的老专家更是以死明志，找了一棵造型能够体现坚忍不拔这样意境的古树将自己吊在上面，胸口披着国旗，国旗下面是自己的万言血书，结果还没吊死就失血过多坠入昏迷。老专家吊死在古树上这件事的最大不幸并不在于老专家为了登天而献出了生命，而在于自杀这事发生在容易迷路的原始森林。老专家苦心设计的自杀造型和藏在胸口的拳拳报国之心无人知晓，寻找老专家的人在森林里找到老专家尸体的几率为零，所以无法确定老专家是为祖国牺牲的，还是被山里的食肉动物拐跑了，只能按照一般失踪事故处理，和光着屁股被毒蛇咬死在树洞里

的年轻人同等待遇。人生就是如此，有时候你为一件事情付出太多，就不会在意所谓的是否值得。生命是一个标准的代价，我们用一生去追随的，其实都一样——没有贵贱，没有对错！如果上帝突然宣布人可以选择不死，我想有些人也许不会选择活，因为他们已经为死亡付出了一生的时间和心血。于是很多年后我明白了以死明志的意义，原来这世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志向与希望。

整件事情最后的结局就是发射基地的建设地点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原来的地方靠北了一些，处在了原始森林的最边缘。几年之后，发射基地建设完成，凸现于群山密林之中，就像玛雅人的城堡。

随着发射基地的投入使用，大量的相关或无关人员迅速拥挤到这个偏远之地。于是一座小城在发射基地几十公里之外快速发展起来，逐渐欣欣向荣。为了便于管理，在小城的郊区，又修建了一个军事化管理的大院，发射基地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住在这个大院里，与小城里的普通居民分隔开来。大院各个出入口24小时都有手持钢枪穿着绿色军装的叔叔站岗，大门口画着一条粗粗的红线，越过这条红线的人必须出示证件，纵然苍蝇蚊子飞得进去，体形大于野狗的生物要想无证进出也绝无可能。大院里的家属虽然可以骄傲地出示证件进出大院，在小城其他居民中高人一等，但要是想去几十公里外的发射基地看上一眼，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从小城通向发射基地有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全是军用，沿途都有人荷枪实弹，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严加把守。级别低的工作人员根本无法进入基地核心，越往基地深处走越需要更高的职衔级别，保卫工作也更加严密。而发射基地里面的人，也不能随便外出，甚至有人终身都不能走出核心地带半步。这个发射基地没有军事代号，也没有官方的民称，据说连外国的侦查卫星都监测不到。外面的人搞不清里面究竟都是些什么人，里面的人也没有一个能把情况说清，几个人拼凑起来的信息都南辕北辙，大相径庭。总之这个距离小城十几公里的发射基地绝对神秘，倘若有一天从里面突然放出几百号外星人，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小城郊区的大院看上去很普通，似乎和别的军队大院没有什么两

样。但是大院住的人却个个高深莫测，可能是军人，可能不是军人，可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可能是身怀特殊使命的某位要人，当然也可能什么都不是。这些人的身份我从未搞清楚过，因为对于八岁的我来说，辨别一个人的身份决不会像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简单。比如我家的单身邻居，家中阳台上总是挂着无数套各式各样的军装，可是我从没见过这位邻居穿过军装。对于他的职业，我爹也说不好，好像是一位年轻的专家，似乎又只是一位普通的青年军官，我却坚信他可能就是一个帮人洗衣服的。总之大院里各种人的身份很难一眼确定，每当我走在放学的路上看见穿军装的人总是习惯于思考，很想得知绿色军装下隐藏着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充斥着明目张胆的假象，你知道什么是假的，却不知道什么是真的。长大后我时常迷茫于真假之中，于是我开始怀念我勇往直前的童年，面对所有的假象，没有一丝胆怯。

相对于隔壁单身叔叔阳台上的军装，我更好奇于缠绵在单身叔叔身边不断变换出现的那些漂亮阿姨。对照我爹我娘每周一次的例行吵架，我一度以为，人之所以结婚，一定是犯了错误要接受惩罚。这个特殊的成人世界相对于我来说过于神秘复杂，我只能在成长中慢慢理解，希望有一天自己会懂。

只是这一日始终没来，就像在某个吉日的黄昏，年幼的我手持信物，独自坐在土地庙前，等待神仙的出现。相信的东西总是不来。再等下去，天就黑了。

二

王小书住在发射基地大院是因为他爹——王建军。

王建军原名不祥，为逃避上山下乡改名参军。王建军家有一兄，满怀激情地作为知识青年奔赴边疆，后来爱上当地一位美丽的少数民族姑娘，避孕不当意外怀孕，两人私奔，迷失于茫茫沙海之中，至今尸骨未现。王建军长得比他哥漂亮，看姑娘的眼神从小就早熟，因而危险系数相当的高。于是王建军他爹当机立断，通过关系将儿子送去当兵，为作纪念，正式易名王建军。

王家世代读书，祖上出过多位举人，据传还有状元。但是姓王的状元太多了，无从考证，不好乱说。王小书很有气度，脸皮不会厚到说史上所有的王氏状元都是他的先人。据生于书香门第的王小书说，王氏祖屋里至少藏有数十万本书，光是管理书籍每年就得累死好几个人，因而他家的书是有灵性的。后来家败了，书被许多相关和不相关的人分了，留传到他爸爸手里，只有几千册，而且还不珍贵。王小书他爹王建军和王建军他哥从小读了很多书，相互比着读，比多比快。王建军比较狡猾，第一，挑薄的书读；第二，缠着自己爹讲个梗概，一本书就算读完了；第三，读缩写版的合集，读完一本生生说读了十几部名著。王建军他哥却比较实在，一本接一本本地读，挑灯夜战，读坏了原本明亮的双眼，有时还会遭到陷害，比如被王建军推荐看一本古老棋谱，搞得半年只看了一本书，并在实践中连续惨败百余回合，自信心受到巨大打击。这样的陷害在兄弟两的成长过程中时有发生，最后的结果就是王建军他哥精通琴棋书画，古诗词修养十分了得，深得王建军他爹和族人长辈的喜爱。而王建军因读书贪多不精，只能进

化成一位能说会道的口舌之徒，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后年岁渐长，话语渐少，反省自己，顿悟读书原本应是一件诚实的事情，读好之后才能骗人。于是三十得子，取名小书，即是希望儿子从小踏实读书，读小书，晓大理。

王小书和他爹在我的世界里突然出现，让时间都猝不及防。那一天，是我八岁零七天，之所以我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八岁生日是在星期天。对这个必然的巧合，我一度过分期盼，终于如愿。从小我对于星期天就有特殊的感受，这一天与众不同，醒来的第一次呼吸充满不同的味道。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科幻片《地球停转一日》，故事是灾难的，给我的感受却是美好的，地球停转这一日，就是星期天。这一天，重要的事情理应发生。

这一天，我和许多孩子在玩捉迷藏，负责寻找的永远是一个叫小川的弱智少年。那年小川十六岁，白白胖胖，柔软的胡须爬满稚气的大脸。小川自出生以来就坚持尿床，风雨无阻，他家的凉台上永远晾挂着军用被单，每天像军旗一样随太阳升起，一整天都在迎风飘扬，标注着小川的不同与不幸。虽然影视作品和小说戏剧中已经有太多的傻子形象，但我不能免俗。不是我愿意拾人牙慧，而是原本世上就有太多的傻子。小川喜欢和我们一起玩耍，虽总被欺负，却乐此不疲。

当时我躲在推土机的大轱辘后面，小川只会傻乎乎地趴在地上，看不到在车底暴露出来的双脚，就会放心地离去，所以我是绝对安全的。天色渐暗，天空中既有太阳也有月亮，太阳发红月亮发白，互不相干散发着各自的光芒。我望着天空开始发呆，想起了嫦娥和后羿的传说。很多年后，我很怀念当时的感受。我一直望着天空，看着太阳逐渐没落，恍惚中忘记了自己游戏的职责。身后响起了脚步声，两个人。

王小书和他爹站在我的面前，推着一辆大板车，车上是六个巨大的木箱子。当时天已黑，可惜月亮还没发射光辉，我以为是两个推着六个棺材的人来找我，于是王小书和他爹瞬间被我想象成传说中的死神。我一言不发，想起外婆说的话，遇见地狱里长相凶恶的判官，断不可说出姓名，让判官在生死册上找不出根据。

王小书他爹果然询问我的名字，我看着棺材没理他，琢磨着另外五个棺材里装着谁？他们是如何遭难的？忽然我发现棺材都很大，似乎不像是装我这样的小孩的。再转念一想，也可能是一个棺材装几个小孩？仔细回首我的八岁人生，自觉没有做过特别邪恶的事迹，祈祷死神只是向我问路或者打听某个外号比学名叫得响的人。王建军又问了我一遍姓名，我犹豫着是否需要假冒小川逃过这生死的关头。看着王小书，想象他与我一样，遇见死神没有报出姓名，要被死神带到地府严刑拷打，于是我爽快地说我叫小川，家住59号楼2层左数第三间。王建军又问我宣传部怎么走，他要找苟干事。我心里一惊，原来是来找我爹的。我爹前几天刚刚打过我，打得我鼻青脸肿，万万没想到替我报仇的人来势竟然如此凶猛！

事关我爹，自然要警觉一些，我壮胆告诉他没有宣传部也没有苟干事。王建军摸索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给我看，说这是他的调令，纸上写的啥我全然不知，不是天黑看不见，而是我当时不大识字。但是纸上鲜红巨大的四个公章格外刺激，粉碎了我所有的猜疑，让我坚信王建军不是来自地府的凶神。而且其中一个公章的中间还分明刻着“八一”二字，于是我问王建军为何不穿军装？王小书替他爹回答说，因为穿军装坐火车必须不停地做好事为人民服务，这几个箱子就照看不过来了。对此我十分理解，有一年我们全家回家过年，我爹特意身着笔挺的军装，肩章上的三颗小星冉冉生辉。被人民群众轻易识破身份的我爹一路被无数人当做雷锋使用，呼来唤去，最后换来旅客群众的一致称赞——军民鱼水情啊！当时我就在想，为何当兵在和平年代演变成了一种服务性行业？1998年的洪水让我更加察觉到解放军的全能性——搞不好就会当沙包使了。

我很好奇六个硕大的木箱除了装尸体还能装什么？王小书告诉我是书，对此我表示巨大的怀疑。大学生在我们那虽然少见，但不是没有，而且为树立我正确的人生观、建立我伟大的奋斗目标，我爹还带我去拜见过。大学生的书包也就比我的大两圈，虽然我了解大的这两圈不像年轮，说长就长，长得容易，但是六个大木箱子实在离谱。当时我想不出比大学生更威猛的一种具有渊博学识的生物，所以我很怀

疑王小书的智商，觉得他一定被他爹欺骗了，这箱子里搞不好都是各种里通外国的间谍工具，里面装的就是我国的导弹卫星机密；又或许王小书原本和他爹就是一伙的，王小书其实就是个大人，只是吃了某种神奇的药丸缩小了身形，并且拥有孩童的声音……

上帝永远不会让人放纵地自由思考。就在这时，小川适时地出现在我身后，高兴地流着口水说：“找到了……”于是我让小川护送我给王建军父子带路，向着大院进发。大院依山而建，越往里坡度越高。我家，准确地说是宣传部苟干事的家不幸住在最里面。这种不幸并非对我而言，比较难过的是王建军和小川，因为他们两人负责把六个巨大的木箱推上一个又一个或陡或缓的斜坡。我在前面带路，心里还在思索着一些事情，比如王氏父子是否真的具有超能力，如果王小书吃了神奇的药丸；又或者我爹和他们也是一伙的——这个设想让我很痛苦，毕竟前两天刚刚被选为预备少先队员，不能因为出身不好再给弹劾了；也可能我爹知道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王氏父子想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要得到它，那我岂不是引狼入室？我这人就是喜欢瞎想，思路像苍蝇，一见垃圾就让我翩翩起舞。回头看看，小川已经累得哭了，但他必须坚持到底，因为我答应他，只要帮忙把书运到我家，我就告诉他其他人藏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多年后我时常梦见那天晚上哭泣着推书的是我，前方带路的是一个巨大的背影，背影的前面依稀透着光明，六个酷似棺材的木箱被不断推上斜坡，画面里的人都在疲惫地挣扎，我只是费力地跟随，没有试图去超越。在梦里，我比小川更伤心。

在距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没有一棵枣树和另一个枣树，只有两个很长的斜坡，一个很陡，另一个还是很陡。对于小川和王建军来说，陡坡比鲁迅家门前的枣树来得实在。后来我读鲁迅的文章，总会想到那一晚爬坡的经历，感觉到了鲁迅的幸福。

上第一个斜坡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一起使劲，手推肩顶，双脚蹬地，青筋暴跳，伴着小川的泣不成声，终于征服了那个很陡的坡。接着我们又面临一个更陡的坡。我开始计划如何逃避这艰苦的劳动，不然后果就是累死在马路上，等天亮之后来人收尸，直接装进大木箱子

烧掉——所谓焚书坑儒，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起音乐课上学过的一首歌——《川江船夫号子》，歌唱的是劳动人民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努力斗争的大无畏精神。给我的启示是如何在劳动中逃避劳动。于是我自告奋勇，站在路边高喊口号，为他们三人鼓劲加油。训练新兵在这里是常见的事情，我以为并不难，只是那天晚上，我总是叫不到步点上，这让爬坡推箱的人更加艰难。身为军人的王建军对口号形成了条件反射，无论谁喊都听，小川的智商还不能理解“3”以上的数字概念，再加上我胡喊乱叫，场面十分混乱，越喊越乱，到后来小川和王建军居然完全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使劲用力了。王小书在一旁低声提醒说，捆箱子的绳子快断了。但是他的话彻底淹没在小川歇斯底里的哭声和我不负责任的口号声中。我很奇怪，在回忆里，那晚竟然没人帮助我们，仿佛空城一座，刁难四个为书努力的人。

距离坡顶还有十米的时候，王建军忍不住开始指挥小川了，声音响亮而快速，完全不考虑小川同学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六个木箱伴着王建军的愤怒僵硬在斜坡上。王建军开始破口大骂，大约是北方的一种方言，通俗有力，非常利于南方群众理解，这倒符合他不穿军装的军人形象。小川同学从小到大大一直被各种人欺负，对骂人的话天生敏感，分析捕捉能力极强。仇恨的力量是巨大无穷的，小川开始发脾气，大叫着搞断了绳索。于是六个大木箱混乱着发出巨响，滚落在长长的陡坡上，数量惊人的各种书籍——大小不一，尺寸不一，新旧不同，地毯一样铺满整个斜坡。月光有些倾斜，轻柔的撒在书上，景象让人目眩神迷。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多美丽的书——那些长在地上的书，结出让人触目惊心的果实。月光有一种迷幻的作用，记忆就有了质感。后来我在北京的图书大厦见到许许多多五颜六色、稀奇古怪、乱七八糟悬在书架上的书，忍不住怀疑，那晚见到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四人开始捡书装书，小川自顾自地翻看着六个木箱子，我知道他想找到藏在箱子里的人，他的游戏还没结束，游戏的规则是要找到所有的人，这是他的坚持。王小书和王建军却很焦急，仔细察看着

可能损坏的书籍。王小书怀抱几本损坏严重的书穿行在一地书籍之中。小川已经钻到大木箱子里，开始破釜沉舟般地寻找。我知道，小川很想回家。

一队人马终于到达我家。这件事不适于解释坚持就是胜利这个铁道理，充其量证实了这个大院的庞大和修建的不科学。奇怪的是许多高科技的玩意都是从这里飞到天上的，并且从来没有掉下来砸在谁的头上。

我爹亲切接见了王建军，战友的情谊难以言语——虽然他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娘为大家做出许多美味的荷包蛋。王小书没有客气，吃了六个；王建军很客气，吃了十二个；小川不知道客气是个什么东西，马不停蹄地吃了十五个；我不用客气也不用和傻子吃的一样多，但也不能输给王小书，就咬牙吃了八个。然后大人们开始聊天，具体内容听不清。小时候所有的大人都比我高，他们的秘密不会向下落到我的耳朵里。王小书管我借胶水剪刀纸张，开始修复破损的书籍。捉迷藏的游戏无疾而终，小川被他妈接回家，临走时我告诉他，剩下的人就藏在他家的第三个厕所里。小川欢笑着离去，没有怀疑过他家厕所的数量。王小书继续聚精会神地做补救工作，我趴在饭桌上看着他胡思乱想，觉得可以雇用王小书替我读书，然后我俩都戴上一种特制的铁帽子，中间连着各种颜色交错缠结的电线，铁帽子上有许多闪烁的小灯泡和复杂的按钮。通过这种高级的装置，王小书的知识就能传到我的脑子里，这样的工作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进行，以免耽误我白天的玩乐。后来一想其实用不着王小书，只要管他借许许多多的书就可以。我戴上铁帽子，电线的另一端连上一面特殊的镜子——铜的照妖镜那种，在书面上一照，我就有了丰富的知识。学习的速度就可以加快，诀窍是把镜子做大一点。如果如愿，一个月照一回书就足够了，平时可以放开了玩，考试回回第一，到了十八岁直接上大学——而且不用背着大书包。这个伟大的设想后来被一种叫电脑的东西实现了，只是获得丰富知识的不是我的大脑，而是电脑。我很失望，整个世界却很兴奋……

后来我就睡着了，做了一些梦，比如我被一本大书夹在书页之

中，变成书签，王小书一直在看这本书，就是翻不到我这页。我很焦急，张嘴大叫，却吐出许多奇怪的字符。其余的梦跟书没什么关系，我也就不记得了。小时候我做的梦都是黑白的，长大以后变成彩色的。这种进化我不太喜欢，大多平时不会实现的期望都会在彩色的梦里实现，醒来后我会强烈留恋梦的真实。其实我很讨厌这种意淫的感觉，怀念做黑白梦的感觉，就像喜欢一部褪色的老电影，记忆从彩色变黑白，就不会被忘却。

我在后半夜醒来时，透过窗户远远看见一辆东风军用卡车带走了六个大木箱和王氏父子。房间里静悄悄的，让我怀疑刚刚发生的一切是不是又出自我不知疲倦的想象。王小书用过的剪刀胶水纸张还放在桌上，空气中飘荡着荷包蛋的气味，我确定了事情的真实。为什么要历尽千辛万苦把六个巨大的木箱运到我家？这个问题一下子困扰了我。其实可以派小川来找我爹，我和王氏父子只要在原地看好六个木箱就可以了，这样大家就不用这么痛苦地行走在夜色里，王小书也不用像女娲补天一样辛苦地补书。许多事就这样发生了，莫名其妙的让人后悔。八岁的我想不到太多的哲理，活得并不洒脱，只能怨恨王建军 的愚笨——身为一个智力健全的解放军。也许王建军始终不放心王氏祖先留给自己的最后遗产，只能做着和孩子一样傻的事情。

我开始呕吐，因为吃了太多的鸡蛋——不能停止。空气里都是鸡蛋的味道，刺激着我的肠胃和喉咙。吐完没有被消化的鸡蛋吐胃液，实在没的吐就干呕。在梦里我吐出许多字符来，现实中我却吐得说不出话来，于是八岁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梦与现实的反差。我爹我娘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我对蛋白质严重过敏。这个诊断仿佛具有魔力，从此之后闻到鸡蛋的味道我就想吐，不可抑制——虽然曾经我很喜欢吃鸡蛋。一夜之间我失去了吃鸡蛋的能力，并且再也没有恢复。纵然多年后一种叫“伟哥”的药让无数人重感幸福的滋味，我这个顽疾依然无药可治，于是我觉得自己活得并不幸福。躺在病床上，想起我娘说过的话：婴儿和小鸡崽一样，都是从蛋壳里蹦出来的。我很确定自己刚才吃的不是鸡蛋是人蛋，有八个小孩就这样被我吃掉吐掉了。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我很难过，具体表现就是我睡着了，梦见满地

的书被我吃掉又吐出来，落在地上变成鸡蛋，蛋壳碎开，长出人模人样似的书籍。我咀嚼着这人模人样似的书籍，渐渐吃出了人的味道，于是我又吐了……读书和吃人原本是一回事，这是我梦醒后的体会。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停地把属于我的鸡蛋分给不同的人吃，他们都吃得很香。吃我鸡蛋的人时常会遗忘或伤害我，全然忘记吃过属于我的鸡蛋，我的心里便有小小的不平衡。因此我有些怨恨王小书，觉得他毁掉了我的某种幸福。

三

王小书的到来改变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我的作文不再是全班最好的了。王小书的作文写得又长又好，还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复杂的成语和典故，这让我们的语文老师很得意，见人就说他有一个学生文笔了得，仿佛是他一手培养了王小书似的。我决心向王小书学习，写作文的时候手边就放着厚厚的《成语词典》，一句话除去主语基本都是各种冷僻的成语。语文老师看我的文章很费劲，不知道我使用各种他所不知的成语的目的，以为这是一种对他权威的挑战，所以作文得分越来越低，几乎快成负分。我很痛苦，直觉自己当不了作家，于是决定好好学习数学，每天背三遍九九乘法表，长大以后当爱因斯坦。这个计划很快遭到沉重打击。期中考试的那天早上，我爹因为我睡懒觉训斥我，但我毕竟也是练过一段时间成语的，所以立刻展开反击。其中几个成语的意义我理解不深，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致使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我爹产生歧义误解，以为我对他大大不敬。于是宣传部苟干事不顾自己文化人和军人的双重身份，对我大打出手，而且持续时间极长，具体多长我不知道，反正长到我没时间吃早饭了。当天我的情绪低落，数学题做得很差，想不起九九乘法表，只好自己发明了一些口诀，觉得押韵就填上去了。

考试过程中我的肚子一直很饿，咕咕乱叫，同桌有一个叫郭强的同学很恼怒地看了我一眼。郭强恼怒不是因为我影响他取得好成绩，而是我把他从睡梦中吵醒了。郭强从小跟他爹练武，上学只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所以郭强和他爹对学习成绩没啥要求，不违反九年义务教育法就可以了。有一回开家长会，班主任语重心长地单独和郭强爹